

一、緣起

1988年我去紐澤西 Rutgers 讀博士，因為想家心情很鬱悶。有一次聽到夢參老法師講經，覺得佛法很不可思議，於是開始想學習佛法。Rutgers 同學劉有容跟我說，仁俊長老在 Morris Town 講成佛之道，問我敢去聽嗎？我說為什麼不敢？她說師父很兇會呵責學生的。我說，有師父教導，勝過自己分不清是非對錯，獨自在紅塵爛泥裡滾爬要好太多了。從 1989 年我開始到同淨蘭若，聽師父講《成佛之道》。

MorrisTown 的道場室外很寬闊，有湖水有青草地，但大殿卻不大。大殿正面供奉著好多尊佛菩薩的雕像，側面有一幅書法，寫得是「皈依處」。我第一次去看到這三個字就熱淚盈眶，好像迷途的孩子回到了家。記得那是一整天的課，上午拜佛，下午研讀《成佛之道》。早上是由師父帶領大家拜佛，當維那一舉腔：「萬緣放下，一念提起，拜」，我看著師父的背影又不知緣由的流下淚來。中午的餐點都是住附近的信眾做好帶來供養大家，我一個窮留學生什麼也沒帶，排著隊拿食物時心裡有些慚愧。師父忽然走過來說了一句：「多吃一點」。我心裡一驚，這樣慈悲的師父，跟劉有容說的很兇的師父不一樣啊！後來隔了很多年，師父去台灣道場弘法，許多弟子跟隨前往，道場也為我們這些隨行眾準備豐盛的食物，大夥吃得很高興時，師父走過來沉著臉說了一句：「少吃一口，多活一天！」嚇得大家趕快放下筷子，我確實看到了師父嚴格的一面。但是他對弟子是因時因地施教的，留學時我們生活節儉節衣縮食，師父要我們多吃一點；回台灣時已有正式教職，師父警惕我們不要放縱口腹之欲。他就是這樣鉅細靡遺的教導我們的。

二、來時記取莊嚴路，月白風清萬里天

很多人都去過紐約州的莊嚴寺，我也曾經在 1993 年跟隨師父在那裏禪修，接下來談談老人家 1970 到 1980 年代創建莊嚴寺的過程。

1972 年，師父五十三歲，受紐約美國佛教會長沈家楨居士之聘請，與日常法師一同赴美弘法。

1973 年起，師父開始在《慧炬》發表佛法專文及詩作。這一年他發表一篇專文討論「不盤與不悶」。師父說：

盤是不停地向無謂的事務上、理論上、人我上一味攀緣，…會盤的人一定也會悶的。…盤與悶的最大缺點：不能持志，不能蓄力。…要不盤，只有深學慈悲，心在慈悲中護養得調柔了，鮮明了，就再也不想跟人爭體面、逞意氣。…要不悶，就得勤學智慧，佛法中的智慧總是教人

先認清現前一切事相中的通性——無常，不要受它的矇蔽、染著、拘限，進而點出生命的當下是「業緣」所成，決沒有真實的自我(緣起的幻我不可撥除)，於慧觀中將自我感抑制著，心氣就平和了。

師父指出凡夫的習性愛盤易悶，只有克服雜染和攀緣的心，才能免除因氣悶導致慌張失措，至於要改變習氣的方法，則是以慈悲調柔心性，以智慧觀照無常，才能一介不取，心平氣和。

1974年九月，師父出任紐約大覺寺住持，並任美國佛教會副會長。師父一生幫忙建立的道場很多，最花心力的則是在紐約州博南縣創建莊嚴寺。

1976年十月間，師父親自參與莊嚴寺開山建設工程，他與敏智法師、聖嚴法師，帶領三十多位信眾及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參與工作，三位法師一起鋸樹、搬石頭，闢荊斬棘，以修建莊嚴寺。其中遇到好幾塊重量逾噸，半埋土裡的山石，因擋住道路必須移開，但泥土堅硬石頭沉重，難以下手。師父揮動大鐵鎚，猛砸一、二十下，石頭裂了縫，泥土鬆動了，這才集大家的力量挖出，師父的大力令眾人驚服。在葦路藍縷，以啟山林，建寺的過程中，師父寫下許多充滿期待的詩，例如：

一片天清一片禪，山深水活意超然。

他年最是宜人處，嶺上梅花谷口蓮。

另一首：

大化峰頭眺大千，秋光燦徹古金仙。

來時記取莊嚴路，月白風清萬里天。

如今捧讀師父的詩，依稀可見他老人家當年為闢建道場做開路先鋒，是如何的英姿勃發，大雄大力，豪邁壯闊；在他高瞻遠矚的視野裡，早就看到未來莊嚴寺會是美國化度群生的重要道場。

1981年五月，經六年籌備，莊嚴寺舉行破土典禮，由師父與敏智兩位法師主持。

1983年六月，莊嚴寺舉行觀音殿奠基，師父代表美國佛教會向四眾致詞：

觀音菩薩久已圓成了蓮花般的品質，今天參加這個盛會的諸上善人，受到菩薩大悲大智的感召，也必然會修成同蓮花品質一樣的人，那麼藉著這個盛會的因緣，莊嚴寺也就奠定著永恆吉祥與清淨的基礎。

1984年五月莊嚴寺觀音殿落成，十一月，顯明法師就任莊嚴寺、大覺寺兩寺住持晉山典禮，師父致詞云：「今天是中國佛教在美國發揚歷程中最值得慶祝的一天，…本人謹以最虔誠的心祝禱：一心一德，萬行萬願。」

1985年五月，美國佛教會為慶祝莊嚴寺觀音殿落成暨顯明法師晉山大慶，在莊嚴寺舉辦傳授在家五戒、菩薩戒，敏智法師為得戒和尚，顯明法師為羯摩阿闍梨，師父擔任教授阿闍梨，浩霖法師為開堂，法雲法師為陪堂。他在這年九月的《慧炬》發表〈菩提道上〉說：

真為眾生造清涼、消熱惱的人，怎也不會衝氣爆火；真為佛法放光明、捨財法命的人，怎也不敢存私為己。

這段話是師父創建莊嚴寺的最佳寫照，為了要在美國的土地上，開出漢傳佛教香遠益清的蓮花，師父用心血全力護持開山建寺，當功德圓滿後就交給顯明法師出任住持，師父一生為而不有做過就放下的高風亮節、光風霽月胸襟，就是這樣令人崇敬。

三.師父法語

1994年以後師父每年回台灣弘法，我也常去聽講，做過師父一日的侍者，還在師父幾場開示時擔任過口譯。師父慈悲，對我總是提攜叮嚀，恐我怠惰不成才。但慚愧的是我的確不夠精進，錯失許多當面向師父請益的機會。和陳裕民師兄講的他和師父的因緣相比對，師父和我的互動常在文字之間。師父曾經寫給我 40 封手札，有長有短，內容大約兩種，一是囑咐要做的事情，如當期正覺之音雜誌出版，請複印十數份分贈天機法師及高雄各大寺院。或者是師父將在新竹十方禪林弘法可以去聽講，或是不准去機場接機送機，不准供養紅包等等。另一種內容是師父的法語，師父總是謙虛的稱之為「瑣語」，通常是他寫給弟子或信眾手札中的智慧法語，這也成為他自創的一個特別文類，如：

「慈智交融發光熱，鮮鮮豁豁創人生」等。後來師父的法語我們也編成了《謹祝光健》和《悲智願行》等法語集出版結緣。有一次師父給我的法語是：「時光用得不離智光者，苦樂安危中則不逸不悔，練願練行練根膽」。我寫信問師父何謂「練根膽」？師父兩度回覆我，「修學佛法最應致力處：建立自己善根壯膽，也能培植同行者的善根壯膽。這是學大乘道最不可少的一種行願。」一個月後師父在另一封手札又補充說：「練根膽，就是練淨善根和大慈膽」。師父

應是知道我性格拘謹，所以苦口婆心指示我練「淨善根」、「大慈膽」，他就是這樣無微不至的提攜弟子走上學佛法的正大光明之道。

四、高瞻深敬之恭敬心

師父於 2011 年二月九日圓寂。2017 年的時候「仁俊長老佛友會」的師兄姐們要回師父江蘇黃橋的祖庭參拜，囑我編寫一本師父的簡傳，用來向大陸的善信介紹師父。

在寫作的過程中，我曾經很難過，一是難過這些年跟隨師父時間這麼少，學得這麼少；二是難過自己多年來為師父做的事這麼少，而寫簡傳這件事又下筆艱難。我懇切的向師父懺悔和秉告這件事，師父好像聽到我的祈求，我忽然感到師父親自站在身邊指導我。當時我正在讀師父寫的「我所認識的印公導師」，談到導師的成就，及導師對師父的影響。我覺得師父好像在旁邊指著書說這幾段你可以多讀幾遍。我讀了三遍還是覺得很迷糊昏沉，起先好像是佛法深意太難，表面上懂，可是沒有深入了解。再讀一遍覺得說理或文字我全都懂，可是卻像是有種什麼奇特的東西障礙了我，我懂，卻沒有法子心領神會。我覺得必定是師父設了門檻，我沒跨過那個門檻。師父自己說，很多人景仰導師的德學，卻沒法讀懂導師的書。他起初也覺得難解難入，直到看到導師說佛教在「少壯時代的喜悅」，得到策勵激發，從此後將佛法和導師放在心中「高瞻深敬」，才能進入導師的佛法大海。

於是我懂了，原來是將佛法和導師放在心中高高的瞻仰深深的恭敬，才可能跨過門檻。難怪空淨法師告訴我，師父說：「一切事用恭敬心做，就沒事了」。原來我只想趕快寫完簡傳交差，恭敬心不夠。當我不夠恭敬的時候，師父直接讓我把書闔上；當我很恭敬再一次重讀這篇文章的時候，師父就給我靈感和指導。這真令我嚇出一身冷汗，慚愧內疚不已。

仔細想想師父自己並不在乎被不被人記得，也不在乎別人知不知道他一生是怎麼過的，有沒有寫成傳記他是全然不在乎的。他在乎的是佛法能不能正確的流傳，他很生氣人們誤解佛法，他很生氣人們不當的言行，他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是：「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。」師父要為正覺之音獻身，那麼我們就要懂什麼是師父說的正覺之音了。

正覺之音涵賅浩瀚，在這裡就只以恭敬心來說。師父的形容詞：「高瞻深敬」，師父認為不從這樣下手就不是修行的人了。不管你多會坐禪、多會讀書、多會演講、多會勸人為善，如果那種持久貫串自己思想言語行為，貫串人心的品德做不到，就經不起自己或他人長久體察深究的，是會被人看破手腳的，而貫穿其中的德行就是恭敬心。師父教了很多教理，在教理說完之後，教導實踐的時候，常常說的是恭敬心，他教我們要做到：縮小自己直到沒有自己，恭敬別人把別人放大直到能夠把別人當成佛來對待。那就是他常說的「學佛做人」----學佛陀怎麼樣用平等心慈悲心來做人；「做人學佛」----做人要效學佛陀怎樣以智慧不為自己只為別

人。這是師父教誨我的寶貴一課。

在撰寫簡傳的過程中，我感覺有讀懂師父一點點法意。我從前老覺得師父用許多形容詞，例如「淡淡淨淨」、「晰晰歷歷」等等，還有很多最高級的形容詞，我一直很愚昧的認為那些形容詞好像阻礙了文氣的通暢，我試著把形容詞拿掉讀，發現沒有這些形容詞，師父的文章的確素樸簡潔多了；但是把形容詞放回去後，卻覺得師父的文章在放光！於是這才體會師父是見到那些境界想要描述給我們聽呀！我們不是常想問開悟後是什麼境界嗎？師父就是在形容那種境界。我有時覺得導師說的「蕭然無寄」好像稍微比較容易懂，師父說的「大雄大力」太難懂。可是師父為人與為文，沒有一言一語是誑語，妄語，他寫作那麼嚴謹，字斟句酌，哪會浮誇？他說的那些境界就是真的了。有這番覺悟後我就把師父的形容詞細細咀嚼，對師父佛法深意就能多懂了幾分。

結語

我一生在遇到師父後，就覺得有一隻強有力的手拉著我免我沉淪。遇到師父後我脫離了生活的爛泥，對於人生的苦難變得較能承受。這種感覺是如此鮮明，因為師父，使我對佛法的信仰奉持得非常堅定。我也發願認真跟大家一起研讀他老人家所留下來的法音，「讀其文，知其行」，老老實實揣摩，精精勤勤效學。祈願我們大家都能成為師父所期許的「來路大，去路寬」之大乘菩薩道行者。